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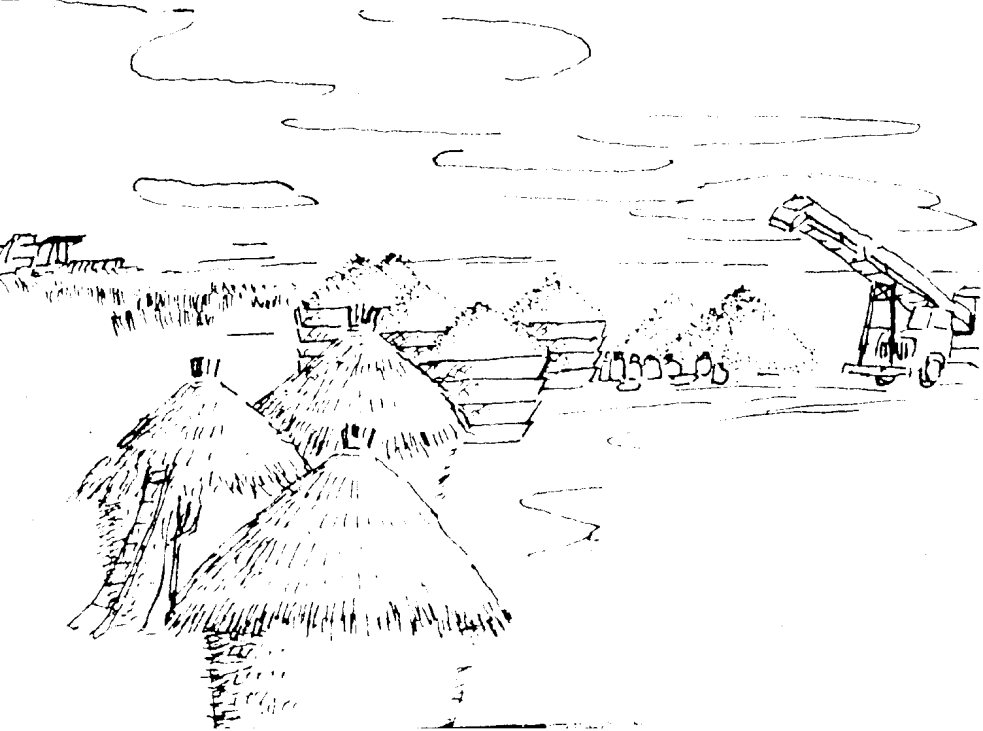
● 浩然长篇小说文库

# 金光大道

第二部

浩然 

华龄出版社



# 金光大道

第二部

华龄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光大道/浩然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9

ISBN 7—80082—511—6

I. 金… II. 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0742 号

浩然长篇小说文库

金光大道

第二部

浩然 著

---

出版发行: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3 号)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天津市北方出版印刷公司

---

850×1168 毫米 1/32 开 20.25 印张 508 千字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1 15000 套

---

ISBN7—80082—511—6/I·86

定 价:本册 22.80 元(全套共四册 96.00 元)

# 目 录

## 第 二 部

- 一 小苗绿油油 ..... ( 1 )
- 二 有苦难言 ..... (11)
- 三 聚仙楼 ..... (21)
- 四 领导者 ..... (30)
- 五 双管齐下 ..... (41)
- 六 好事多磨 ..... (49)
- 七 将计就计 ..... (59)
- 八 邓久宽发火 ..... (71)
- 九 一场争夺战 ..... (81)
- 十 心头打开两扇门 ..... (90)
- 十一 在黑暗的角落里 ..... (98)
- 十二 勾勾搭搭 ..... (106)
- 十三 节外生枝 ..... (115)
- 十四 刘祥二走天门镇 ..... (126)
- 十五 冯少怀的圈套 ..... (137)
- 十六 “奔日子”的人 ..... (150)
- 十七 逼迫 ..... (158)
- 十八 闪光 ..... (168)
- 十九 堵挡 ..... (177)
- 二 十 打骡子马也惊 ..... (188)

二十一	小算盘“告状”	(200)
二十二	徐萌下乡	(210)
二十三	火焰	(228)
二十四	梨花渡口	(237)
二十五	高台阶前	(248)
二十六	党组织	(259)
二十七	夜宿松柏坡	(271)
二十八	风雨龙虎梁	(284)
二十九	朝霞在燃烧	(295)
三十	一块金表	(306)
三十一	一双鞋底	(316)
三十二	凯旋的人	(328)
三十三	蛛丝马迹	(337)
三十四	大闹鞋场	(346)
三十五	激烈战斗	(356)
三十六	喜丰收	(368)
三十七	庆功酒	(380)
三十八	誓言	(391)
三十九	警告	(400)
四十	春来到	(408)
四十一	认输了	(419)
四十二	改头换面	(430)
四十三	互相鼓励	(440)
四十四	动员	(450)
四十五	威力	(460)
四十六	岔道	(469)
四十七	“不听话”的干部	(479)
四十八	胸有成竹	(488)

四十九	井水不犯河水	(495)
五十	新的矛盾	(504)
五十一	新的方法	(517)
五十二	集体力量能胜天	(526)
五十三	在弯曲的小路上	(536)
五十四	谁是罪魁祸首	(544)
五十五	恶梦	(553)
五十六	焦急	(564)
五十七	又一次水到渠成	(573)
五十八	擦亮眼睛	(584)
五十九	彻底决裂	(597)
六十	清理	(606)
六十一	哀鸣	(616)
六十二	在欢腾的时刻	(624)
六十三	插起了战鼓	(636)

## 第二部

### 一 小苗绿油油

常言说：三秋不如一麦忙。

一九五一年的麦收，倒挺容易，好像闪电似地过去了。

天门区的麦田少，产量低，许多小门小户连麦秸都没有见到。庄稼人扳着手指头计算，从眼下到接上大秋，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得熬过去；眼睁睁地盯着地里的青苗，盼着它快快拔节、快快吐穗、快快上场。

这时候，芳草地接连发生了三件新鲜事儿：吕春河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新成立的互助组从人民政府那儿得到一笔贷款；跟哥哥分了家的高二林订下成亲的日子。

有一天夜里刮大风，窗户纸打鼓，树枝吹哨，直到天亮才停止。

老周忠一觉醒来，趴在被窝里，连续抽了两锅子烟，琢磨着大联组研究分配贷款的事儿。他听见老伴在院子里赶牛、撒鸡，听见儿媳妇谭雅琴在堂屋烧火做饭，还听见闺女周丽平在窗户外边跟吕春河的妹妹春芳小声说话。

周丽平问：“你二哥在信上都说什么了？”

春芳回答：“说他们正受训练，很快就要开到前线去。”

“还说啥了？”

“说他们连长像大泉哥；说他们班长像铁汉。”

“他没说要家不想家吗？”

“想什么家呀！啊，对啦，我二哥在信上专门问你好……”

“胡说八道，找我打你呀？”

两个女孩子一阵嬉笑，又接着小声地说起来。

周丽平问：“二林跟钱彩凤成亲的事儿，是谁传出来的呀？”

春芳说：“我大哥听秦文吉说的。看样子，高二林准得让冯少怀这伙人涮喽！”

周忠听清了这两句，赶紧爬起来，隔着窗户纸问：“你们俩又嘀咕什么哪？”

春芳在外边回答：“我来告诉丽平姐一个新闻。高二林和钱彩凤的婚事吹了。”

周丽平补充说：“原来他们订好日子，麦收过后就成亲，钱彩凤又不干了。”

周忠急忙披上褂子，穿上鞋，走出屋，接着跟两个女孩子叮问那桩亲事为什么出了岔子。

春芳摇摇头说：“真情不知，人家秘密着哪。”

周丽平推测地说：“要我看，钱彩凤并不是半路上起了变化，老早就没有安好心。二林这个人哪，又可恨，又可怜。”

周永振挑着溜满的两桶清水，颤颤悠悠地朝里走，接着话茬说：“哼，让他小子尝尝苦辣酸咸，那才开心哪！”

周忠朝儿子看一眼，没有再说什么，就转身走出大门，直奔后街。他本来是满怀心事的，这会儿越发增加了沉重。他对高二林的婚事成败倒不十分在意，最怕高大泉的心绪受牵动。他心里清楚，尽管高二林伤害了高大泉，这个哥哥对兄弟仍然连着心。在这件事情上，周忠要开导高大泉，得让他想得开、放得下。

高家的小院整洁安静。外间屋的上门框飘卷着白濛濛的热气，那是高家的女人正做饭；里间屋的窗户还没有支起来，晨光在发黄的纸上浮动着，高大泉可能还在睡觉。



吕瑞芬出现在门口。她剪去了小纂，留着齐肩的短发，身上穿着一件海昌蓝小褂，系着一条镶着白边的、小小的黑色围裙；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拿着长把的饭瓢子，微笑地招呼周忠：“大伯，屋里坐吧。”

周忠连忙朝她摆手：“别惊动大泉啦，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吕瑞芬说：“天不亮他就走了。”

周忠一愣：“这么早？他干什么去啦？”

吕瑞芬说：“今天我们组给久宽哥薅小苗。”

周忠抬头看看天空，说：“还不到上工的时候嘛。”

吕瑞芬说：“他说夜里刮大风，不知道小苗受没受到伤害；他先到地里看看，回来再吃饭。”

周忠离开高家，朝西官道走。

夏天的大草甸子到处都是翡翠绿。村庄让树木罩了绿，沟坎让青草盖了绿，被切成一条条一块块的大地，让鲜嫩的小苗染成了绿。一切一切，都绿得那么深沉和生动。一道白绸子似的云雾，静静地悬挂在天的边际，转眼又被即将出来的太阳涂上一层桔红。花喜鹊登在砖窑顶的小榆树上喳喳地叫唤。小麻雀擦着路面呼啦啦地飞去。草棵和树丛里有各种小虫子活动。远处的公路上有汽车奔驰。……

在这万千生命欢腾的绿色天地里，一辆自行车停放在路边，闪耀着云霞的光彩；一双纳帮的、钉着皮掌的大鞋放在土坡上；一只透明的小螳螂，坐在鞋口上，悠然自得地梳理着银须……远处的田地里，有两个人肩并肩地弯腰忙碌，从西而东，一边向前移动，一边热烈地说着话。

老周忠跨到地里，迎着他们走。

靠南边的那个人是高大泉。他漆黑的头顶，宽阔的肩膀；没有系钮扣的白布衫，一片衣襟垂挂着，边角擦着地皮，随着他拿瓜铲的手扶苗、铲土，不住地摆动；卷着的裤脚，一只到腿腕，一

只到膝盖；两只光着的大脚丫子，踩在松软的褐色的泥土上，立刻陷下去，移开之后，留下一个连着一个的脚印。

靠北边的那个人，认不出是谁。他跟高大泉一样动作，比高大泉略微清瘦一些，留着很短的头发，身穿褪了色的绿军装，后背上背着一顶大草帽，帽沿上画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

他俩像比赛似地一齐扶苗、铲土。他们的前面，被夜间大风掠过的小苗，东倒西歪，有的根子都露出来，躺在地上；他们的后边，一棵一棵的小苗，都在刚培起的新土里直挺挺地站立着，在微风的吹抚中，欢欢实实地摆动着绿色的小叶子。

高大泉对那个人说：“你这一指点，把我提醒了。就这么办，把钱集中使，先干那些打基础的大事！”

那个人说：“最好用钱买牲口。互助组增加了牲口，就提高了生产能力，如同给这小苗子培土、浇水一样，才能扎下根，往大发展。”

高大泉把一棵歪扭的小苗扶正，使劲儿铲了一下土，培在上边，说：“自从成立互助组那一天起，我们全都合成一个心眼儿了，多难多苦，也要干下去！”

老周忠已经走到他们跟前，忍不住地接着话茬说：“说得对呀。我们这些人牢牢地团结在一块，棒打不散，走社会主义的道，至死不回头！”

高大泉闻声抬起脑袋。他那英俊的脸膛像朝霞一样红亮，几滴汗水挂在脑门上，像珠子一般闪着光。他冲着老周忠微微一笑，向身旁那个也直起身的人介绍：“老田，认识吗？这位是我们大联组的副组长周忠。”

周忠一阵高兴，先开口说：“噢，闹半天这位是咱们的田区长啊？”

田雨向前跨了一步，使劲握住周忠的手：“咱们爷俩虽说没见过面，可是挺熟悉。我头一次到芳草地的时候，别人说您刚从大

狱里放出来，正跑北口外；这次回来，谈论您的人更多了。前一段时间，我先熟悉情况，后来抓抗美援朝的工作，这几天又布置新任务，一直没顾上来芳草地看看大家。您是老行家，见的世面多，经验多，教训也不少，得多帮着大泉同志，也得多帮助我们区里的干部。”

周忠说：“如今干的都是老祖宗没干过的事情，我得像三岁的娃娃那样，跟你们学着迈步。”

田雨说：“咱们在一块儿干，一块儿学吧。等我把区里的工作安排个头绪，搬到芳草地住几天。”

周忠问：“你这回还不住下呀？”

田雨说：“我正在雁庄搞调查，王书记捎信，让我回区，说谷县长到咱们区蹲点，抓生产自救，我们一块儿向谷县长汇报汇报情况。”

周忠一听更乐了：“县长到咱们这儿蹲点来了？那就请谷县长跟你一块到我们芳草地来吧。我们的互助组，跟地里这些小苗一样，急等着上级领导来帮扶哪！”

高大泉站在一旁听着，想到春天参观燕山区的红枣村和雄鸡寨的情形，暗想：全区要掀起生产自救的新斗争，县里的另一位主要领导要来天门，这里靠山，天门区很快就会像燕山区那样红火起来，真叫人浑身长劲呀！

田雨又对周忠说：“我今个路过这儿，碰见大泉同志，把上级的指示精神给他透透气，一会儿让他给你们传达传达吧。上次我到县里开会。梁书记问到你们互助组的情况，还让我告诉你们：互助组已经办起来了，只能办好，不能办坏；要是办坏了，会影响一大片。”

周忠连连点头：“这话说得有根底，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田雨又冲着高大泉说：“刚才周忠大伯把互助组比作地里的小苗，十分恰当。小苗要熬干旱、抗风雨、才能拔节、吐穗、壮籽

粒。社会主义这个新生事物，也得在斗争里成长壮大，往前闯的道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又谈了一阵儿，田雨告辞回区公所。高大泉和周忠把他送到地头。

飞快前进的自行车，渐渐地溶入金色阳光下的田野绿波之中，只有大草帽一闪一闪地掀动着。

高大泉凝神地望着远处，感叹地说：“真是及时雨呀，碰到事情，正没办法，领导就来了。”

周忠点头说：“看得出，对这互助组，领导跟咱们一样地挂心哪。”

高大泉坐在地坡上，拾起大鞋往脚上穿。

周忠蹲在旁边，急切地问：“这个灾荒的关口，咱们到底应当怎么过去，上级到底有啥具体的指示呢？”

高大泉停住手，兴致勃勃地说：“您别慌，这回咱们可有主心骨啦！刚才田区长说，互助组要带头搞好生产自救，通过副业生产，靠自己动手，渡过眼前的灾荒。他还说，上次发下的那笔贷款，不能像切西瓜那样，你一块我一块地啃掉，得聚在一块儿，让它起大作用、办点大事儿。”

周忠插一句：“这跟你想的一样啦！”

高大泉说：“上级比我想得高。田区长说，最好用贷款买牲口，用牲口搞生产自救。这样做，发展了耕畜，秋后种地不抓瞎，也能帮着互助组扎下根子。我看，这才是把钢使在刀刃上了。您说呢？”

周忠思索着说：“买牲口是正事。春天种地，咱们翻身户实在尝到没有牲口的苦味了。可是，朱铁汉的想法，也是有点道理的：眼下咱们得搞点现得利的生产，才能熬到秋庄稼上场呀！”

高大泉把另一只鞋也穿上，抽身站起来，说：“您放心吧，县里的梁书记正给我们想办法，这回谷县长十有八九把办法带来了。”

上级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做吧，保管没错。晚上开会好好商量商量，这回有了谱，不会乱扯没结果了。”他这样说着，拍打拍打沾在裤子上的土屑，准备回村，看周忠一眼，问道：“您跑到地里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周忠装上一锅子烟，点着，使劲儿抽了两口说：“公事私事一大堆，真够你抓挠的呀。早起想找你商量商量分贷款的事儿，还没出门，又听到一个传闻，说二林那桩亲事要吹。”

高大泉打个愣：“您听谁说的？”

周忠故意用淡漠的口气回答说：“是春江从文吉那儿听来的，又传到春芳和丽平她们的耳朵里。我看不是虚传。”

高大泉沉默了片刻，说：“我已经估计不会煞台，后边还得有戏。”

周忠开导高大泉说：“你既然估计到这一步，那就不要把它看得分量太重了。冯少怀摆下连环套，是为了苦害咱们翻身户，并不是偏着你大泉，向着他二林。要是二林高兴了，冯少怀也不会舒心。他把你们兄弟拆散，也不让二林和钱彩凤两个人好受，这是铁准的。如今把锅揭开了，让二林看看谁好谁坏。这时候咱们再拉他一把，他也许能来个败子回头。你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高大泉没有马上回答，也装上一袋烟，抽了几口，才说：“依我看哪，冯少怀这出戏，不会完全照着他的板眼唱下去；冯少怀使的是美人计，钱彩凤倒像有心要嫁给二林；冯少怀一定能看出个眉目，准得使别的手段。咱们怎么对付呢？马上就动手拉二林，还没到火候。……咱们先谈谈眼前的工作吧。”

这当儿，一群组员提着瓜铲和挎着蓝子奔这儿来了。邓久宽和吕春江走在前头，春江媳妇、郑素芝和小黑牛追在后边。他们一边走一边说说笑笑。

周忠听到声音，抬头一看，一轮红日已经高高升起。他心里挺满意：互助组的前途大事有了准谱，高大泉对私人问题也有主

见，那就往下闯着试试吧！他站起身来说：“大泉，你快回家吃饭，我得带着我们组的人下地了。”

高大泉把刚刚穿上的两只鞋甩掉，说：“吃饭不大紧，先干一盘活再说。”

欢笑声立刻包围了他：

“嗨，组长又走到咱们前边了！”

“哟，扶起这么多的小苗啦！”

满地绿油油的小苗，在阳光下精神抖擞地站立着。

打中歇的时候，高大泉想找找朱铁汉，早点把上边的新精神告诉他，就跟大伙说了一声，独自往村里走。

太阳当空，天气有些热了。他把脱下来的小布褂子挎在胳膊肘上，赤裸的胸膛，直挺着，闪着光泽，像一段经过油漆的梨木。

前几个月的辛苦操劳，曾经使这个年华正茂的汉子很明显地消瘦下去；成立互助组之后，一切随心所欲，不仅恢复了体质，好像比过去更壮实了。这几天，媳妇吕瑞芬见他常常熬夜开会，又出现翻来覆去不能很快入眠的毛病，就一再警告他别把身子搞垮，劝他把心放宽，干活、想事都不要用过了力气。高大泉对自己的体格是十分自信的。快三十岁了，他还没有进过医院的大门，没有花过一分买药的钱。偶尔头疼脑热，他有个专治的妙方，就是多喝开水、猛干活；出一身大汗，睡一夜好觉，立刻就身强力壮、精神焕发。如今美好的希望鼓动着，沉重的担子压在肩上，他的心，怎么能够轻松一下呢？芳草地这四十多户翻身农民是赤手空拳搞起社会主义事业的，时间太短，还没有容许土地把五谷杂粮献给它们的真正主人。从眼下到秋庄稼上场这漫长的日子里，没有给人们效力的地土，还要人们给它效力：要薅，要耘，要耨，要浇水，要使粪；这些繁重的农活，都得靠吃饱肚子的人去干！可惜如今不少的人家口粮都已经很紧张。当第一笔贷款发给互助组之后，有人主张平均分配买粮食吃，有人主张当本钱搞小买卖，看

法拧着劲儿。就在这个时候，区长田雨又给他们指点路子，送来喜信，高大泉这才有了主心骨。

他一边往前走，一边盘算：只要上级领导把生产自救的门路给打开，互助组一定积极带头干；只要副业生产干起来，有了口粮，就一定能够夺到丰收；丰收了，才能使组员们像地里的青苗那样扎下根子，才有抵抗天灾人祸的力量；同时，“组织起来”这条道路才会像天上的云霞一样大放光彩，才能使走上这条道的人更铁了心地走下去，招引更多的人跟他们一块走……

短墙那边哗啦一声响，出现了一个二十岁刚出头、长得像石碌碡似的小伙子。他一纵身跨上墙头，一旋腿又跳了过来。

高大泉收住步说：“铁汉，我正要找你。”

朱铁汉用胳膊腕子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水说：“我知道了，梁书记有指示，谷县长来蹲点，贷款不能乱花，钢得使在刀刃子上，对吧？”

高大泉笑笑说：“周忠大伯回来就告诉你了？你怎么个看法？”

朱铁汉说：“我的看法你还猜不到？搞起副业生产，能顾上嘴，又使上牲口，保险能接上秋收，这是喜事儿呀！上级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干呗！”他说着，打个沉，“喂，那一件喜事，可是要吹，你知道了吧？”

高大泉猜到朱铁汉指的是高二林的婚事，就点点头。

朱铁汉说：“我乍一听，挺趁心；细一想，又挺别扭。二林再没出息，也是咱们一条蔓上的苦瓜，别人糟蹋他，咱们袖手旁观，还挺高兴，那叫什么玩艺儿，太没穷人味儿了。”

高大泉听到这句可心的话，不由得点点头。

朱铁汉说：“跟你说，我想了个主意。”

高大泉看他一眼，眼神里透露出几分警惕。

朱铁汉已经看出对方的神情，大手一摆，说：“先告诉你一个底数，春天我使过这个主意，老周忠坚决反对；刚才我跟他一说，

他拍手赞成。这回可要看你的了，你是反对还是赞成呢？”

高大泉说：“你这不是征求意见，是让人猜谜儿；你还没摆出主意是什么，我可怎么表态呢？”

朱铁汉也发觉自己因为心急有点颠三倒四，就摸着脖子笑笑，压着声说：“简单明白地告诉你，我们团支部和民兵这回要出面干涉这件事儿——派周丽平为代表，找钱彩凤，摸清底细，能说服就说服，该支援就支援，要斗争嘛，咱们就摆战场，痛痛快快地干一家伙！你快表明态度，怎么样？”

高大泉想了一下说：“我同意……”

朱铁汉一巴掌拍在高大泉的肩头上：“好，一言为定！”

高大泉的肩头上立刻出现五个鲜红的大手指头印儿。他一边揉着一边叮嘱：“先仔细摸底，再耐心说服；至于别的办法，咱们研究一下再使。”

朱铁汉摆动着大手说：“放心吧！夏天不是春天了，我铁汉也不是先头那样了，不会蛮干。再说，我们已经有了后台：老周忠推举的，让邓三奶奶跟丽平紧密配合。”他说完这句话，一纵一旋，消失在短墙的那边。

高大泉望着那一枝伸到墙外的红石榴花，满怀喜悦地想：铁汉真是个好家伙，会爱，会恨。爱什么，恨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从来没有半点含糊。他十分惋惜地思忖着：我那个亲兄弟二林的身上，要有一点点铁汉的气质也好哇！他朝前走着，又接着想：人是变的，心地上那些没用的东西，大家可以帮他铲掉；心头上该有而没的东西，大家可以帮他生发；像大荒草甸子一样，经过犁垦，播种，就长出绿油油的小苗……



## 二 有 苦 难 言

身旁没有人的时候，紫茄子不断地叮问冯少怀：“我说当家的呀，这半年，你不顾风、不顾险，光着身子跟高大泉斗一回又一回，咱们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呢？”

冯少怀先看女人一眼，咧开嘴苦笑一下，不做正面回答。接着，他把鼻子一耸、脑袋一晃，使劲儿“哼”一声，做出一副他是个“得胜的将军”，起码是一种胜利在握的表情。

紫茄子不识好歹，又叮问。

冯少怀火了：“你急什么呀？心急吃不了烂豆粥，你就等着揭开锅看吧！我来芳草地几十年，没有一个人能把我踩到脚底下去，不撂倒他高大泉，我死也不能合眼！”

紫茄子只好闭上嘴巴不开口了。

这一程子，冯少怀确实是有苦难言的。春天，土地改革的热闹劲刚过去，张金发就把那个“发家竞赛”的指示，下达到芳草地庄稼人的耳朵里。当时的冯少怀觉着喜从天降。他死而复生，如同当年要跟地主歪嘴子“夺魁”、想称霸芳草地那样，心比天高，胆大如虎，凶恶似狼，恨不能一伸手就把芳草地的所有房屋、土地，还有人，统统抓住，塞进自己的腰包里。那个时候，他朝高大泉张开了弓，满有把握地要“一箭双雕”：让高大泉跟他重归旧好，借那块共产党员的牌子给他装门面；让高二林这个棒劳力替他赶车，还有钱彩凤这个手巧的女人给他当使唤丫头。没想到，高